

巧克 力



CHOCOLATE

227 06

巧 克 力

羅蒂洛夫著

林淡秋譯

重慶路153號

上海熔爐書屋出版

1934

譯 序

在創造人類史的新紀元的革命黨秉政的初期，在充滿了陰謀，暗殺，叛亂，暴動，懷疑，猜忌，誤會……的局面底下，在連結着廣大的革命羣衆的鏈條被凍餒的銹菌腐蝕着而隨時都有斷折可能的時候，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革命領袖們的責任和工作，是何等重大而艱難！他們正如援崖履薄，週遭和腳下都充滿了絕大的危險。他們的一舉一動。即使犯了髮絲一般的小小的錯誤，也足以招到

滔天的大禍，而有毀滅了自身，毀滅了革命的可能！所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正是形容此種情態的絕妙詞句。關於這一點，羅蒂諾夫的巧克力就提供我們一個活生生的實例。

巧克力的主人公佐丁，省‘切卡’的主席，一九〇三年以來的老革命黨員，飽嘗囚禁和流刑的苦痛而始終不變的工人分子，也是羣衆和同志們所最敬畏的革命領袖的一員，他由於一時的同情而引用了一個美貌的舊時代的舞女——一個貌合神離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加以大胆的信任，結果激起無限的波瀾，引起革命羣衆的憤慨，招致反革命派的進攻，幾致斷送了黨和革命的生命，而終被判處死刑，以平衆怒而挽千鈞一髮之危局，這是一幕何等慘痛的活劇，也是暴風雨中的失檢的革命領袖之必然的結局，我們可以爲佐丁悲，爲佐丁惜，然而我們不能爲佐丁辯護，不能說佐丁之死有一絲一毫的冤枉。

固然，革命黨員不是神聖，也是血肉構成的人類，他們不能沒有錯誤——像佐丁那樣無心的

錯誤。因此，一個普通的革命黨員在普通的時候犯了此種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或可不必置於死地，因為牠及於黨和革命的壞影響，不見得怎樣了不起。然而在佐丁所處的危局中像佐丁那樣的領袖，正在領導千百萬革命羣衆在峻峭的險道上邁進着的領袖，他的進退足以左右千百萬羣衆的進退的領袖，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否則就必然要招致驚人的惡果——像佐丁那樣的結局。

克力的作者根據正確的觀點，運用高妙的鵝掌腕，刻劃出十餘年前蘇俄社會的動態，昭示人們當時鬥爭的殘酷和制裁失檢的革命領袖的嚴厲。從這幅活躍的慘圖中，我們不單體驗到一股雪暴似的陰森森的冷氣，同時也預感到將從這陰森森的冷氣的母胎產生出來的和暖芬芳的氣息——充滿了今日的燦爛的蘇聯的氣息。

巧克力的根抵，不消說橫着一個政治的大教訓，但這不是抽象的說教式的教訓，却是滲透在具有生命的藝術品的血肉中的，我們毫不覺得作者在教訓我們，只覺得這活生生的故事自身在深深

地感動我們，使我們的靈魂起了無名的顫動。由此可知凡具有宣傳性的真正藝術品，決不是什麼“標語口號文學”。

一九三三，十二，譯者。

第一部

女郎醒過來時，被自己睜開的眼睛所聽見的灰色法網迷惑着。戰慄流過她的冰冷的身軀。她睡覺時盤縮在身下的那隻脚的刺痛和麻痺，增強了她的神經衰弱。她覺得自己被一種暗昧的，預示不祥之兆的威力所陷害了。突然間一種酷烈的苦痛抓住她的心兒，週遭的情狀顯得清清楚楚的了：又硬又狹的長櫬，跌落在地板上的外套，用作枕頭的暖手筒，以及那為不熟識的鼾聲刺破了的深

折，靜寂。在隔壁，水點伴着均勻的間歇一點點地滴流着，悲哀地滴在一個淺鍋中。

她感到無告與的孤單，於是又落淚了。但在一夜痛哭之後，她不能再哭泣了。她的發痛的喉嚨感到窒悶和苦澀。她小的翼翼地伸出那隻麻痺的腿，拾起她的外套，機敏地傾聽着。

——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呀！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呀！

但在那光亮的赭色懸髮——牠此刻是蓬亂的，沒有光澤的了——底下的或一地方，另一種小小的聲音帶着無情的執拗在反複着：你不得不想，你不得不想呀！萬一牠們今天跑來給你抓去鎗斃呢？

她又戰慄起來了，她的身軀突然因發汗而變得又黏又濕。

在隔壁的廊道中，有誰在走跳着。她一心一意地傾聽着，像一隻被逐到一個暗角裏的機敏的小鼠在徒然地企圖閃避貓兒一般。那足步是整齊的，不匆不忙的；牠們的聲音掩蓋了那漏水的水管龍

頭的單調的滴瀝聲。這足步漸漸走近門口，漸漸更加響起來，接着又過去了，消逝了。她的恐怖也消散了，但她的心依然跳得可怕。透過黎明時的灰暗的房窗，亮光漸漸清晰起來。此刻唯一的聲音，就是睡在那些房角裏的男子們的鼾聲。

——他們真是畜牲呀！他們怎會這樣安安靜靜地睡覺呢？前一天夜裏，他們中有五個被抓出去了，到此刻還沒回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他們到底怎麼樣了呀！

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她的敏捷的想像喚起了那石鋪的院子的黑暗的角落，喚起那些沾染着被鎗斃了的人們身上的鮮血的土堆。她有生以來從未實際看見過這樣的東西，連在圖畫中也沒看見過，但近來有人非常明瞭入神地告訴她這一切，竟使她正像實際經驗過那樣活靈活現地記憶着這故事。

那個勒脫（Lett，俄國里窩尼亞的居民——譯者）說，我們全體的命運都要在今天處決。五個完結了；只有四個存着。也許不到四個了。

他站起身來，恐怖着，開始豎起趾尖沿着牆壁賊偷地走着；考察着。那包裹在一件皮外套裏的肥胖的基塔諾夫的形像的輪廓現露在窗邊，圓圓的像一個球。在離他兩步的角落裏，躺着珂凡隆斯基，他在一件兵士的大衣底下展伸着他的長腿。再遠一點，櫃子的近旁，躺着那個不認識的男人，他的乏神的凝視的眼睛帶着瘋狂的專注釘視着遠處的什麼東西。

——他的名字是非常特別的：“非尼珂夫”我從沒聽到過這一類的名字！牠有一種甜密得令人作嘔的，有黏性的，外國產的意味。而這人自己似乎不大懂事的——他是那種未曾和世界掙扎過的人。也許這班人的逮捕就是由他招致來的！

她記得他怎樣用鈍澀的聲音急促地哼着“非尼珂夫”，連那個在檢驗時寫着他們的名字的勒脫，也停住問了一句吃驚的問話：“什麼？什麼？”——“非—尼—珂夫，”那個不認識的人用勁地重複一聲；那勒脫立刻鎮靜下來，把他那探究的注視移到珂凡隆斯基身上。

這真是珂凡隆斯基嗎？但一個人怎麼知道？你不能看出別人的心呀。珂凡隆斯基，衛隊裏的副官，一個放蕩的人兒，老在追求着舞團的女郎們的，混身是債，窮得可憐……她突然顫抖起來了這位珂凡隆斯基到底同誰比本領而結果徒招殺身之禍呢？

還有基塔諾夫——那個肥胖的，光油油的，修飾得很漂亮的，臉龐刮得光光的劇場導演者，聰明活潑的年輕的女演員們的偶像呢？但人們能夠從這種殘酷的人類的捕鼠機求得一點憐憫或者甚至一點常識嗎？

——全體，全體都要吃鎗斃，我也在內。爲什麼，爲什麼呀？她機械地扭着手指，絞着兩手。

天氣變得更涼爽了。北方的黃色的陽光從地平線的邊緣後邊湧現出來，像一個溺斃了的人兒，晶瑩而清晰，緩笨地爬向白色的房窗所凝視着的黑暗的院子裏的水井。他又感到苦痛的孤單。她匆急地，不聲不響地回到長櫈上，躺下，給自己從頭至腳包裹在她的外套的軟軟的毛皮中。

——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只要我能夠停止思想呀！

她透過緊閉的牙關，這樣對自己喃喃地哼着，頑強地企圖遏止那些執拗的擾人的思想，她的張大的眼睛在裏邊的黑暗中看不見什麼，由於她自己的口氣和撫觸着她的鼻子和兩頰的軟毛的作用，她突然感到樂意的暖和和舒適。而香水的氣味，有如芬香的五月早晨的新刈的乾草。

——這香氣一定是從我那濕透了淚水的手帕發出來的。這手帕是塞在我頭下的暖手筒裏的。

但她並不想伸手去掏牠；她的兩手是軟弱無力的了。這裏突然變得那麼幽靜，輕鬆和舒適呀！她記憶起一張軟軟的睡床……。但這也許不再是一張睡床，却是，……一片草地，一片在洒滿了陽光的蒼翠的公園裏的一株菩提樹底下的小小的草地，而一片狹小的草葉撫觸着她的耳朵。……頭上，在和可怕的深淵一樣深杳的無邊無際的蔚藍的天空，雲塊在疾捲着，互相追逐着。可是不對呀，這些並不是雲塊。牠們變成了一輛在花園馬車路

的砂礫上輾轉着的馬車的急滾的車輪。她的兩腳包裹在一條毛毯裏，這是由一個兩手套着棕色的野羔皮手套的艷麗迷人的青年給她安排好，包裹好的。她心想揚起像一層迷霧般懸掛在她眼前的睫毛。她急欲給他一種歡欣的，溫柔的，撫愛的瞥視。他是愛德華，大英公使愛德華。他能夠不馬上給她一塊開戀公司的巧克力，她在散步時愛嚼的巧克力嗎？她抬起眼睛。老天爺！可怕呀！這並不是愛德華——這是另一個人，光頭，大臉。她的鬚髮因恐怖而顫抖起來。這是——那個勒脫……那個曾經拘捕他們全體的勒脫呀！他帶着一種殘酷的仇視的冷笑釘視着她。他的一隻強壯的手從她的膝頭拉開了毛毯。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葉利娜·凡替諾夫娜！我親愛的，不要惶惑呀。他們來抓你了。

她聽見基塔諾夫的沉重的聲音。他正站在她面前，怕怕縮縮地拉着她的皮外套。他的頭髮是梳理過了，但他的領和領結都沒繫上；牠們都放在窗台上，這是被他不經意地丟在那兒的。阿凡隆斯基

從一個角落裏注視着她，他的歪扭的臉龐在搖擺着。在他近旁，她看到非尼珂夫的安靜的，不動神色的凝視。他是漠不關心的。那些言語和動作都沒有擾亂他…。但這一切一忽兒就過去了，像在銀幕上一樣。一個矮小的黑人在掌理一切。他一定是一種矮小的猶太人。他站在那長櫈的近旁；他身邊伴着一個像他的影子一樣的巡兵，巡兵的槍上裝着刺刀——一個紅軍。葉利娜好像躺在彈簧床上似的，跳了起來，抖直她的裙裾，給那外套丟在肩頭上。

“給一切東西都隨身帶走吧，”那個矮小的黑人吩咐她，一邊指點着長櫈。

——爲什麼要把一切東西帶走呢？難道我不會回到這裏來了嗎？葉利娜的心兒變成霜冰了。她用顫抖的兩手給她的絲頭巾覆在頭上，抓起她的暖手筒，穿上她的套鞋。她並沒有停步向別人告別。她跨着匆急的熱狂的腳步，跟那矮小的人兒走入廊道。巡兵在他們後邊笨重地慢踱着。當他們走過那些牢房的時候，囚犯們的迷惑的眼睛對他們閃射着。

——讓要發生的事情趕快發生吧。

她突然感到一陣火熱。她的兩頰在燃燒着。

他們沿着廊道走，走着，走下一道樓梯。接着他們又穿過另一條廊道，於是沿着一條迂迴曲折的路道，走到一道新的樓梯。他們走上了這道樓梯。他們走過了兩個門口，於是在第三個門口前面停住了。

“在這兒停一息，”那個矮小的人命令巡兵道，一邊讓葉利娜先他走進門口。

這房間的壁紙的顏色，是和紅葡萄酒的顏色一樣的。葉利娜最初的印像，像有一點一點的鮮血射進她的兩眼似的。一方罩着櫻桃色的窗幔的大窗朝着街道。在這窗跟放着一個滿蓋着灰塵的書架，裏邊裝滿了文件；門邊靠牆放着一張檯子，檯上也亂堆着文件；房的中央放着一張大檯子。這兒坐着一個修飾得很整潔的漂亮的男子。

“這是葉利娜·凡倫替諾夫娜·凡爾茲，”她的護送人說。

那個坐在檯後的男子擡起他的眼睛。他的警

視是煩腦的，倦意的，無意思的。

“坐下。就坐在這裏吧。”

他推給她一把椅子。亮光透過房窗落在她的面龐上。那個漂亮的男子繼續嚴肅地沉靜地書寫着。葉利娜坐下，那個矮小的人兒也在她旁邊坐下來。難堪的靜默給他們束縛在一起了。小小的槌子在葉利娜的太陽角裏敲擊着。

後來，那個漂亮的男子寫完了，用吸水紙在紙頭上一印，就給牠推在一邊。他拿了另一張紙，在牠上邊做了一個記號，於是冷淡地問道：

“你的姓名，職業，和住址？”

他的話音是鈍澀的，沒有聲調的。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凡爾茲，舞團的舞女，卡匹塔斯卡雅街三十八號，第四家。”

“昨夜你為什麼在基塔諾夫的房裏？”

“我認識他很久了。他的劇壇上的老朋友們時常去看他的。現在，當一個人快餓死了——對的，快餓死了——的時候——”她不禁湧出一支淚泉，牠使葉利娜的兩眼模糊了。通過這模糊的迷障，她

瞧見那漂亮的男子的暗影在遞給她一瓶水和一隻玻璃杯。

——是的，是的，我立刻就會安靜下來了。只要我說出真情，就沒事了嗎？哦，是的，我知道那個的。

“但是你要我說什麼真情呢？我什麼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呀。”

但那漂亮的男子拿了一封信給她看，從牠裏邊抽出一封信來。

“沒看見過，我以前從沒有見過牠。我此刻第一次看見牠。”

那末牠怎麼會碰巧落在這檯子的旁邊，剛在她在基塔諾夫房裏被捕時所坐的那椅子邊沿的地毯底下呢？

“哦，但我怎麼知道呀！”她覺得彷彿有一捆東西，不是一捆綫，却是一捆可怕的生鐵的鏈條和粗重的繩索，壓在她纖弱的身上。這種思想刺進了她的心靈。

——我是完結了！